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

精華解析

王僧虔傳

——《南史》卷二十二

〔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

盈縮之期，不盡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

——毛澤東讀李延壽撰《南史·王僧虔傳》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一九〇頁）

〔解析〕

毛澤東學貫中西，博通古今。從幼年時代起，毛澤東就酷愛讀書，隨着年齡的增長，他的讀書欲望愈來愈強烈，讀書條件的改善使毛澤東讀書的範圍也愈來愈廣。在可能的範圍內，毛澤東大量閱讀了馬列著作及其它西方哲學著作、歷史古籍及古典文學作品等，甚至對自然科學領域的新發展也興趣甚濃。

毛澤東喜讀古詩，他本人就是現代以來最偉大的詩人。他極欣賞曹操的詩文。他在一次與子女談論詩詞時說：「曹操的文章、詩，極為本色，直抒胸臆，豁達通脫，應當學習。」曹操的詩《短

歌行》、《觀滄海》、《土不同》、《龜雖壽》、《薤露》、《蒿里行》、《苦寒行》、《却東西門行》等，毛澤東都多次圈劃。

曹操（一五五—二一〇年），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是三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詩人。父親曹嵩把他過繼給宦官曹騰做養子。曹操聰慧敏捷，年二十舉孝廉，朝廷征拜為議郎。東晉末年，黃巾軍起義，在鎮壓農民起義過程中，群雄并起，割據做大。董卓入京，把攬朝政，專橫無道，曹操行刺董卓未果，逃出長安，至陳留，聚兵五千，同各地的「名豪大俠、富室強族」一起參加了討伐董卓的關東聯軍。後來曹操在濟北誘降黃巾軍三十余萬，男女百餘萬口，選其精銳，改編為青州軍，這是他起家的資本。曹操見識高遠，對東漢黑暗統治和農民起義的威力有深刻的認識。一九六年，用荀彧策迎漢獻帝到許昌，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擴大了政治影響，成為北方唯一可與袁紹抗衡的割據力量。二〇〇年，曹袁兩軍發生官渡大戰（今河南中牟境內），曹以少勝多，大敗袁紹，為統一中原奠定了基礎，後來曹操又北征烏桓，西滅張魯，完全統一了北方，成為魏蜀吳三國中實力最強的一個。

二〇八年，曹操進職丞相，后封魏王。他死后子曹丕稱帝，尊曹操為魏武帝。曹操善詩文，現存其創作的作品詩文近七十余篇。其詩內容深沉，氣勢宏偉，慷慨悲壯，開啟并代表了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特色。毛澤東對曹操的政治、軍事才能十分看重，但更欣賞曹操詩文中所表現的人生態度，中國古代天命觀、宿命論一統天下，樸素的唯物論只是閃爍其間。曹操就是一位不信天命的人物。《短歌行》中『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諸句，表

現了曹操對時光流逝功業未竟的感慨，又表現了完成統一大業的宏偉抱負，在憂鬱之中激蕩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緒。所以毛澤東在一九五四年時也曾對工作人員說：「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觀滄海》是另一首毛澤東經常口誦的詩。詩中寫道：「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全詩表現了詩人開闊的胸襟，叱咤風雲的氣概及艱苦征戰后的豪邁喜悅心情，被古代詩評家譽為「有吞吐宇宙氣象」。毛澤東在感慨之余創作了他的名篇《浪淘沙·北戴河》，詞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觸景生情、緬懷千古雄杰之句。

《龜雖壽》是毛澤東喜讀的另外一首曹操的詩。他在讀李延壽《南史·王僧虔傳》時隨手引用《龜雖壽》中「盈縮之期，不盡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四句作為批注。《龜雖壽》是曹操平定烏桓蹋頓單于后班師途中寫的。曹操的重要謀士郭嘉在回師途中病死，年僅三十八歲。大概是郭嘉之死引發了曹操時不我待的感慨。全詩是這樣的：「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盡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這首詩表達了三層意思，一是人生有命，終究是要死于那一天，表達了詩人對生命、死亡的達觀態度；二是要在有生之年，積極進取，即使到了「暮年」也要「壯心不已」；三是不信天命，要自己來掌握自己的命運。

李延壽為王僧虔做傳時寫了兩個故事，一個是前朝將軍陳天福，在鎮壓唐寓之起義時，對當地百姓瘋狂掠奪。陳天福臨行之前，就叫家人給他準備壽衣、棺材和墳墓。行軍路上又寫了一封

信催家人快辦。在墳墓造成之后，陳天福獲罪被斬，陳天福「因以葬焉」。另一個講的是宋朝光祿大夫劉鎮之，在三十歲出頭時得了一場大病，劉鎮之及其家人皆以為必死無疑，於是趕緊給他辦置棺材等葬禮用物。不料后來大病轉好，最后竟然活到九十多歲才死。寫到這兒，李延壽感嘆道：「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毛澤東不同意他的觀點，便以曹操詩句「盈縮之期，不盡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來表達自己的「已可造命」的觀點。

毛澤東看重的也正是這首詩所具有的樸素唯物論色彩以及積極進取的人生觀。他不僅自己欣賞，還經常把它寫下來贈給其他同志。一九六一年八月二五日，毛澤東給病中的胡喬木寫信說：「你須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曹操詩雲：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詩宜讀。」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毛澤東在另一封信中也說：「曹操有一首題名《神龜壽》的詩，講養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來一讀，可以增強信心。」毛澤東如此喜愛這首詩，正是它表達了一種「已可造命」的達觀的生命意識，并非是「天道」不可知，而全在人們自己的「養怡」而已。

毛澤東還認為這首詩中有唯物論的因素。他曾對自己的保健醫生說：曹操多年東擋西殺，軍旅生涯很不安逸，可他懂得掌握自己的命運，并活了六十五歲，也該算是會養生的長壽老人了。你們搞醫學的應該學學，不要使人養尊處優，主要是樂觀，心情開朗，鍛煉身體。又說：曹操講「盈縮之期，不盡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陸游講「死去原知萬事空」，這都是唯物的。毛澤東的這些話，表達了一個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對宿命論、天命觀時代所涌現出的唯物思想的欣賞之情。

〔原文〕

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棋，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采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雲僧虔采燭珠爲鳳皇，弘稱其長者雲。僧虔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嘆曰：『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

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携諸子侄。兄子儉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子侄之間，一情不异，鄧攸于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异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還爲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

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后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泰始中，爲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

『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于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瓊奏僧

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

元徽中，爲吏部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兄子儉每覲見，輒勸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

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

齊受命，轉侍中、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冤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上納其言而止。

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冢者，相傳雲是楚王家，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余簡以示僧虔，雲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雲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姓安之。

武帝即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群從并會，客有相

之雲：「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余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于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臺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既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

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弃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懷之于錢唐掠奪百姓財物弃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以爲壽，九十余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

僧虔論書雲：「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雲：『天然勝羊欣，功夫少于欣。』王平南廩，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雲：『弟書遂不減吾。』雙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鐘、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雲：『弟書如騎騾，鬣鬣恒欲度驂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后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雲：『小兒輩賤家鷄，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后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后方悟，雲「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并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郝愔章草亞于右軍。郝嘉賓草亞于二王，緊媚過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后。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后。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后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

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雲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

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爲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

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睹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雲「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

「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即化之后，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后，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后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在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懷。」

【譯文】

王僧虔，金紫光祿大夫王僧綽的弟弟。父親王曇首，與兄弟召集子孫聚會，聽任他們玩耍。王僧達跳下地扮虎子，當時王僧虔壘十二個棋子，既不掉下，也不重作。王僧綽把蠟燭珠捏成鳳凰，僧達奪下打壞也不可惜。伯父王弘嘆道：「僧達俊爽，應當不會比人差，但亡我家的一定是這個孩子。僧虔必官至公卿，僧綽會因好名聲而被世人稱道。」也有的說是僧虔采蠟燭珠做成鳳凰，王弘稱他將成為長者。僧虔年方十五六歲時善寫隸書。宋文帝看見他寫在素絹扇子上的字，贊嘆道：「不但字迹超過王獻之，就是在器度風雅上也比王獻之強。」被任命為太子舍人。王僧虔為人謙讓沉靜，很少與人交往。與袁淑、謝莊相好，袁淑常嘆息着說：「君的文采大氣華美，學問深沉，但又韜光隱晦，別人不能窺測，即使是魏陽元的射術，王汝南的騎術，也不能比你的書法更好了。」後來僧虔調任司徒左西屬。

王僧虔的兄長僧綽被劉劭殺害，親戚朋友都勸他逃走，王僧虔哭道：「我哥哥以忠貞侍奉國家，以慈愛撫養我，今日之事，我只恨不能早見到他。如與他一起共同魂赴九泉，就像羽化登仙一樣。」孝武帝初年，王僧虔出任武陵太守，攜帶孩子和侄子同去。僧虔兄長的兒子王儉中途得病，僧虔為照顧他廢寢忘食。同行的人都勸慰他。僧虔說：「過去馬援對他的孩子和侄子，都一視同仁，鄧攸對他弟弟的孩子，更是勝過親生的兒子，我懷有他們的心情，實在不敢與古人有異。亡兄之后，更不應有半點疏忽，如果這個孩子不能救治，我就掉轉船頭，辭官不做。」后王僧虔轉任中書郎，再轉任太子中庶子。

孝武帝想博得書法家之名，僧虔不敢顯露自己的墨迹。大明年間，他常用秃筆寫字，因此被

皇帝寬容。後來做御史中丞，兼任驍騎將軍。世族大家向來大多不做諫官，王氏家族中由于旁支住在烏衣巷的，地位官職都要稍低一些。僧虔做了御史中丞，于是說：『這是烏衣巷王家子弟的席位，我也可試試了。』泰始年中，擔任吳興太守。過去王獻之擅長書法，做過吳興郡守，到王僧虔時，他也是擅長書法，也做吳興郡守，很多人談論此事。

僧虔遷任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住在會稽東面，他請假回來，門客勸僧虔說阮佃夫是受寵信之人，應當以重禮迎接。僧虔說：『我立身處世有我的原則，怎能曲意迎逢這樣的人；他若厭惡我，我當拂袖而去。』阮佃夫于是向宋明帝轉述了這些話，又使御史中丞孫瓊奏僧虔，降罪免官。不久又以布衣身份任侍中。

元徽年間，僧虔升任吏部尚書，不久又升任為散騎常侍，轉任右僕射。升明二年，任尚書令。曾在尚書省壁上書『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送，是故去之宜疾。』當時人感嘆不已，并常引之為座右銘。僧虔兄的兒子王儉每來拜見僧虔，他都以這些話教育他行忠貞之道。

僧虔喜好文史，懂得音律，認為朝廷的禮樂有許多地方違背了正統的法則，民間爭着譜寫流行的樂曲。當時，齊高帝在朝中執政，僧虔上書請求規範音樂，高帝于是派侍中蕭惠基整頓音樂。

齊時，受命轉任侍中、丹陽尹。郡縣監獄里歷來有用湯藥殺囚犯的，僧虔上書說：『湯藥本來是治病的，但是有人用它來冤殺施暴，如果罪犯必須判重刑，自有正當的刑法，如果需要快速消滅惡人，那么就應該事先上報，怎么能使關係生死的大事，讓下級縣邑自行決定。』皇帝採納了他的意見，而廢止了用湯藥殺犯人的刑罰。

文惠太子鎮守雍州，有挖掘盜竊古墓的人，傳說是楚王墓，得到了許多寶物：玉鞋、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竹簡寬有數分，長二尺，皮節像新的一樣。有一個得到十多個竹簡的人拿來給僧虔看，說是科斗文寫的《考工記》，是《周官》一書缺失的部分。

齊高帝向來喜歡書法，也頗擅長，一次與僧虔比試書法后，對他說：「誰是第一？」僧虔答道：「臣的書法是第一，陛下也是第一。」高帝笑着說：「你真可謂是善于替自己謀劃啊！」也有一種說法，高帝問：「我的書法與你相比如何？」答道：「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高帝大笑說：「你擅于辭令。但天下有道，即使孔子在世也不會改行。」高帝又給僧虔看了一些古迹共十一卷，請他介紹天下所有擅長書法的人。僧虔于是得到其他衆人所沒有的作品：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的作品，桓玄的作品，以及王導丞相、王洽領軍、王珣中書令、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書法，進奏高帝。又向高帝進奏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后僧虔調任湘州刺史，仍不改其行志，清廉而不私營，百姓安享太平。

武帝即位后，僧虔因為得風痛病希望辭職歸家，后調任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年時，家里常多有來人，有一個客人善相面。說：「僧虔年位最高，做官會至公位，其他人不能比。」到授官之時，僧虔對他的侄兒王儉說：「你已位重朝廷，出門有八拜的禮遇，我如果再接受此職，我們一家之中就有了兩個臺司之官，實在讓人擔心。」于是堅決辭去。皇上優待，并同意了。有客人問僧虔其中緣故，僧虔說：「我的榮耀已太多了，沒有真正地報效國家，怎能再接受高官厚祿使別人有所指責呢？」王儉作了朝廷宰相后，開始管理國中大事。小有過失，僧虔看見了就不高興。從不到他家里去。王儉馬上改正過來。永明三年，僧虔去世，享年六十，被迫贈司空，謚號

簡穆。

僧虔對星象很有研究，一日夜坐，見豫章地方可能會有事變，當時僧虔的兒子王慈正做豫章內史，擔心有公事；不多時僧虔去世，王慈馬上離開豫章奔喪。前任將軍陳天福，因征討唐悽之大量掠奪錢財而獲罪。開始時，陳天福出發前就令家里人挖一個墳。還沒有到錢塘時又去信催促。正好墳做好時，他也獲罪被殺了，以所做墳葬之。又有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三十多歲時，一場重病，已置辦壽具，後來病愈，所做壽具直到他九十多歲時才用上。由此看來，天道確實不容易知曉。

王僧虔評論書法說：「宋文帝的書法，自己說可以與王獻之相比。時下的議論稱：「天賦勝過羊欣，功夫却没有羊欣下得多」。依我看，自從過江以來，在王羲之以前書法最好的是王羲之的叔叔王廙。至于我已故曾祖父的書法，王羲之曾說：「我弟弟的書法不比我差。」而實際上，既做到變革古體，又創立今體的，只有王羲之。我的曾祖不如他，只不過模仿鐘繇、張蒼的罷了。已故從祖父的書法，我曾祖說：「弟弟的書法像騎驢子一樣，主次大小不分。」征西將軍庾翼的書法，小時候與羲之齊名，羲之後來進步神速，庾翼仍然不知道。在荊州與城里的人們說：「晚輩們像家鷄一樣低賤，都學逸少的書法，我需降低身份才能與他們相比。」張翼也以書法見稱。羲之曾自寫奏表，晉穆帝則讓張翼寫下題目，然後讓羲之作答，羲之當時不明白，後來才醒悟，說：「這小子幾乎以假亂真了。」張藝、索靖、韋誕、鐘會、衛夫人，都是前代名人，沒有看出他們的優劣，只見他們的筆力驚人罷了。張澄當時也稱擅長書法。郗愔的章草不如羲之。他兒子嘉賓的草書也不如二王，緊湊嫵媚則超過他的父親。桓玄自稱可與羲之相比，論者以他比孔琳之。謝安也可列入書家

之列，曾為獻之寫嵇康的詩。羊欣的書法被稱頌一時，親自教獻之練字。尤其擅長行書，正楷則不出名。孔琳之的書法，自然放縱，筆力強勁，但不如羊欣的規範。丘道護和羊欣都曾親授獻之書法，因而應該在羊欣之后。范曄與蕭思話都是羊欣的學生，後來背離了其老師的風格，只剩下「一點原韻」了。蕭思話的書法，依稀可見羊欣的風格，流暢富麗，沒有減少，只是缺乏筆力。謝綜的書法，是跟他舅舅雲瓘生學的，頗受賞識，只是缺嫵媚之姿。謝靈運的書法不倫不類，碰到那相投的人，也被列為書家，賀道力的書法不如丘道護。庾昕學王羲之的書法，也快以假亂真了。」

王僧虔曾自己書寫辭讓尚書令的奏表，文辭優雅，筆迹秀麗，時人以之比作獻之的《崇賢》帖。吳郡的顧寶先多奇才，自認才技過人。僧虔作「飛白」書給他看。寶先說：「我的字不如「飛白書」啊！」僧虔著《書賦》，侄子王儉為此書認真地作序。僧虔在宋朝曾有信告誡兒子說：

「我知道你恨我未讓你成就學業，那是想讓你自已深刻反省，或者草過一生，或者從事別的行業，如果能有所感悟，也可以安慰我的一生了。但只是聽到你的抱負，却没有看到你的成就。我不相信你，也不是一時武斷啊。你從前曾經留意于經史，取來《三國志》放在床頭，百余日后，又轉而治玄學。你還沒有看到它的題目，辨明它的宗旨，就整天在外面自欺欺人地高談闊論，人家是不會受你欺騙的。你的不長進，是由于我没有學問，不能訓導你，然而大禹也沒有嚴厲的父親，放勛也沒有出眾的兒子，也都是因為自己呀。你們這些人私下議論，也許會說：「阿越不好好學習，為什麼忽然發奮了呢？」你只看到一個方面，但不全面啊。假設我的學問像司馬遷和鄭玄一樣，也會越來越博學；如果相去很遠，今天一定會興趣大減，之所以這樣的原因，來自自己呀！你現在是壯年人，只要加倍努力，將來或許能趕上我吧。」

「我此生雖然連常人的品德都不具備，但在人間生活了幾十年，即使是陳舊不堪之人，人們或許還是要拿你我比較的。我死之後，如果你自己不能約束自己，誰還能知道你的情況呢？我們家中也有小時候就聲名在外，年紀輕輕就身居高位的人，那時王家的人，好的是龍鳳，劣的是虎豹。自從失去了祖蔭的庇護後，誰還把我們看作龍虎呢？況且我不能蔭及于你，正應該各自努力呀。有的人官至三公，死後却聲名不顯；而有些出身貧寒的人，却能位居卿相；有的父子貴賤相差懸殊；有的兄弟聲名迥然不同，這是為什麼呢？是否能終生求學上進的原因啊！我現在後悔也沒有用了，只想用自己的教訓告誡你，希望你能努力吧。你進入而立之年時，才能去做官，加上有家庭牽連，哪里還能像王公子弟一樣呢？全家的命運都在你身上，我怎能再管得了呢？我的魂靈只想到松柏茂密的地方安息，怎能知道後人榮辱之事？看到你很是感慨，所以略叙一下自己的胸懷。」

袁顛傳

——《南史》卷二十六

【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

袁顛無能

——毛澤東讀李延壽《南史·袁顛傳》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一九一頁）

【解析】

袁氏是南朝的大族，像其它大族如王姓、謝姓、陳姓等一樣，這些望族子弟生來就可以做高官，袁氏與謝氏又有通婚之好。袁顛父袁洵做過劉宋時的吳郡太守。袁顛字國章，「初為豫州主簿」，后遷為晉陵太守，被封為南昌縣五等子。孝武帝登基后，立劉子業為太子，后來新安王劉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劉駿以「太子（劉子業）在東宮多過」為由，想廢劉子業而另立劉子鸞為太子。而袁顛則對着孝武帝「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劉駿聽后大為不悅，乃「振衣而入」，而袁顛也「厲色而出」做正色凜然樣，多虧徐爰在劉駿面說替袁顛說好話，才消釋了劉駿的怒氣。又有一次劉駿說沈慶之没什么才能，且「言論頗相嗤毀」，袁顛又一次犯諫，說沈慶之「忠勤有干略，堪當

重任』，又讓劉駿感到不快。但劉子業及沈慶之二人還是很感激他的。

劉駿死后劉子業繼位，是為前廢帝，他是一個荒淫暴虐的皇帝。他母親病重叫他時，他却說：『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其母氣得要以刀剖腹，說怎麼會生下這樣的逆子。他的姐姐荒淫過度，他為他姐姐置面首（男妃）三十人。劉子業還忌恨他的三個叔叔劉彧、劉休仁和劉休祐，就把他們裝在籠子里捶打。劉彧尤胖便號為猪王，還用木槽盛雜食，叫劉彧裸伏在地，以口就槽而食，曰喂猪。曾在太子立廢上為劉子業說過好話的袁顛并未因此而得寵，劉子業反而要加害他，袁顛恐怕大禍臨頭故要求出京做官，并『狼狽上路』，還一直怕前廢帝有旨來追殺他，到尋陽后才松了口气說：『現在總算跑出來了。』劉子業亂殺，劉彧起兵殺掉劉子業即位為明帝，袁顛又決定起兵反明帝，且『詐雲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奉江州刺史劉彧侄兒劉子勛為帝，后會稽太守劉子房、荊州刺史劉子頊皆起兵響應，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眾敬、汝南太守常珍奇也參加進來。但袁顛自己『本無將略，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撫接眾將……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他手下部將劉胡帶兵不告而走，袁顛悲嘆道：『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后自刎耳。』第二天他被部下斬首。宋明帝『忿顛違叛』，乃將袁顛尸首拋于江中。這麼一個自負、愚蠢而又無能的高門子弟就這樣糊里糊涂地丟了性命。毛澤東罵袁顛無能，一是說袁顛不善于進諫，古代大臣有忠臣、奸臣、諫臣、佞臣。諫臣不僅要敢于直諫，還要講求方法策略，古代有許多名諫臣，他們上諫時很注意時機和策略的把握，袁顛則處處與孝武帝唱反調，自然不會有好結果。無能之二是指在才能上，袁顛起兵造反，却又没有什么軍事才能，對行軍打仗、排兵布陣一竅不通，